

签名本中的文化情缘 (之二)

——记我收藏的仫佬族作家包玉堂签名本

□ 李建平

包玉堂是仫佬族诗人,是当代广西少数民族诗歌的代表性人物。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上,他是与韦其麟齐名的广西最负盛名的诗人。

包玉堂曾任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专职作家。1982年我到《广西文学》编辑部工作后,上班时经常会见到他。那时他是40几岁,人显得年轻,也很有精神,感觉他身上时时洋溢青春朝气,这大概就是诗人的气质吧。

包玉堂的诗,以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一批歌颂新中国,赞美新生活,抒发民族新情感的诗作写得最好,也最为引人瞩目,如《回音壁》《歌唱我的民族》《仫佬族走坡组诗》《高山瑶寨春常在》《虹》《为社会主义歌唱》等。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歌唱我们民族的幸福生活的思想和情感,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中心内容。正如闻征在对《回音壁》的评论中所说:“包玉堂的诗作,称得上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生活的回响,还可以说也是一座生活的回音壁。”(引自《文学书窗》,1984年12月13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从1956年起,包玉堂坚持诗歌创作五十余年。他写作的诗集有:《虹》(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8月号,广西人民出版社单行本),《歌唱我的民族》(诗集,收入19首诗,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出版),《凤凰山下有花开》(诗集,收入43首诗,广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9月出版),《在天河两岸》(收入诗46首,广西人民出版社

1973年11月出版),20世纪80年代后又出版了《乡情集》《回音壁》等诗歌集和散文集《山花寄语》。他的作品曾先后获得全国首届民族文学创作奖、全国第二届和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作为民族文学作家,他创作成果是丰厚的,在内容上,所表现的生活十分广泛,艺术上也具有色彩斑斓、民族特色鲜明的特色。白润生在《浅谈仫佬族诗人包玉堂的诗歌创作》一文中评论他的创作说:包玉堂的诗“为少数民族文艺的繁荣和发展,创出一条崭新的道路来!”

2001年,我在写作《广西文学50年》(漓江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绪论”一章时,说了这么一段话:“这一时期,韦其麟、包玉堂等一批民族作家、诗人脱颖而出。他们与新中国成立前就从事现代文学创作的老作家汇合为崭新的文学创作力量,并以极富于广西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作品开创了广西文学的新局面。1959年3月,广西作家协会(原称为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成立,作家们在作家协会组织下创作激情喷发,尽管在‘文革’前,文艺界也曾出现过左倾做法,不同程度地干扰了创作自由,但未能阻挡住广西文学飞速发展的步伐,而在这一阶段里形成了第一次创作高潮,即20世纪50年代以韦其麟、包玉堂、陆地、苗延秀等少数民族作家为代表的民族文学创作高潮,其中长诗《百鸟衣》《虹》《大苗山交响曲》、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抒情诗《回音壁》等在全国形

成影响。”这里,包含了对包玉堂在广西当代文学史的定位和价值评判。

包玉堂与我岳母刘业锦(笔名叶锦)是广西作家协会的同事,也是诗友。我现收藏的包玉堂的签名本,是他赠送我岳母的三本:《清清的泉水》《红水河畔三月三》《山花寄语》。《清清的泉水》是叙事诗集,该书1987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诗作8首和“前言”,有根据民间传说故事整理、改编的《牛腿琴的传说》《虹》,也有根据革命历史事迹和新时代新生活题材创作的《清清的泉水》《沙妹子的歌声》《少年英雄颂》等,还有一首民间童话诗《小猫和老虎》。包玉堂在扉页题签:“叶锦同志雅正 玉堂87.11.29”。《红水河畔三月三》是包玉堂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一批诗作的合集,1991年漓江出版社出版。诗作分为“写在桂西老苏区的土地上”“春色满壮乡”“红水河畔三月三”“唱给鞍钢”四辑,收入诗作34首和《自序》。《山花寄语》是散文和散文诗合集,1991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散文诗6首,散文23篇,陆地写了序言《涓涓清流——序〈山花寄语〉》。

我岳母于2015年病逝。包玉堂赠送给我的签名本,现在由我和妻子收藏。

先人已逝,诗文犹存。感谢你们留下的诗与美!

(作者简介:李建平,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广西桂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包玉堂签名本封面。

【包玉堂简介】

(1934—2020),仫佬族,广西罗城人。1949年,他到宜山县庆远镇参加革命,在土改工作队工作,后来做小学教师、校长和县、地区干部。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

►2000年作者与包玉堂(右)合影。



那是2012年12月23日。那一天,“中国瑶族网”年会在大化召开。下午安排到七百弄山区采风。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进入七百弄。我上七百弄,不是去游山,主要是奔着密洛陀文化传承人蓝正录先生去的。

正录先生是大化七百弄乡弄呈村弄味屯人,他收集整理汉译的《密洛陀古歌》,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主编是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张声震先生。该书分为上中下三卷本,采用了瑶族民歌的叙事手法,记载了远古时期的蚩尤文明,同时还记录了历代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中,瑶族先祖频繁迁徙,过着刀耕火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情景。张声震先生说:“《密洛陀古歌》是一部古老的教科书,布努瑶世世代代靠着古歌传诵教诲,生生不息地繁衍着,具有很高的哲学价值、宗教信仰价值,是传授生产斗争知识、生存斗争知识、生活习俗知识的文艺巨著。”

进入七百弄之前,我已经和蓝正录先生的大女儿阿姣通过电话联系了。阿姣叫她的满弟阿合在七百弄乡府等我。傍晚时分,我的车子来到七百弄乡府所在地弄合村。夜幕盖住了山头,阿合钻进了我的车子。我们向弄呈进发了。

阿合说,从弄合到弄呈村弄味屯,有八公里的路程。车子的大灯探照着水泥公路,一丛丛草木纷纷地抛往车后。我只感觉到,车子的一边傍着大山,另一边应该是悬崖峭壁。阿合告诉我,这条水泥路已经铺了七年之久了,是在自治区备灾中心的蓝朝云大哥帮弄呈村争取得到的扶贫项目。我晓得蓝朝云,他也是我们蓝茶田氏的后裔。他原来在七百弄乡任过乡长,写了不少的文章,最近刚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叫《红绒线》。阿合忙说对对,就是他。

半山腰的瑶寨灯光点点,犹如黑色苍穹中的星星,陪伴着我们前行。大概行走了二十分钟,车子就驶进了弄味屯。我把车子停靠在一株大树旁边。走出车来,借着车的灯光,我发现路的一旁矗立着七八栋木楼。能感觉得出,



瑶山翠柏

□ 瑶鹰(瑶族)

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弄场(山里人把低洼地称为弄场)。山很高,可是这个叫做弄味的弄场,却不是很大,显得有些逼仄。

阿合的母亲手握着一只电筒。她把我们带进了弄场中的一栋老木楼。

刚踏进木楼的门槛,一位头戴黑棉帽身材消瘦的老先生站在门里。他伸出手作欢迎,笑呵呵说道:你是振林兄弟吧,早听说过你这个后生,欢迎欢迎,欢迎你来到弄味!

这位老先生,正是我所要拜访的同祖共宗正录前辈。仿佛有电流传递一般,一股血浓于水的暖流,传遍了我的全身。说是前辈,那是正录先生年纪大的原因。其实,按宗族辈份来论大小,我和他是同辈。在拜访正录先生之前,我读过关于他的传记文章:正录先生少年眼伤、中年被迫害入狱、毫厘失子,人生跌宕起伏。在几十年的执教生涯中,正录先生不被艰难所压倒,不为利欲所熏心,他在本职工作上,兢兢业业,无欲无求,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瑶山学子。芝生、朝云、永红等知名的文化学者,就是这位只有一只眼睛来洞察世态炎凉的老者倾力栽培的。

密洛陀是布努瑶崇拜的女神。正录先生在学校教书育人之余,常常走村串寨搜集有关密

洛陀的口传故事。他花了整整三十年的光阴,完成了常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布努瑶人千百年来口传的密洛陀歌,在正录先生的手里,变成了汉字,让人们认识了一个叫做布努瑶的瑶族支系。这对于伤了一只眼睛、只读过高小、曾被迫害入狱,在“劳动改造”中以蜈蚣死蛇蚯蚓等来补充身体能量的苦难人来说,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都安文联原职工蓝永红,是正录的学生,也是密洛陀文化的传承人。他把正录老师收集来的文稿,逐一归纳整理。在张声震先生的主持编写下,口传的《密洛陀古歌》终于化为铅字,变为厚厚的三卷本书籍。2009年,《密洛陀古歌》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那一夜,我坐在火塘边,在闪烁着生命光芒的旺火旁,聆听着正录先生口述密洛陀神话故事。我仿佛是一只行走在沙漠中饥渴了的骆驼,终于寻到了一处泽地芳草。历经磨难,正录先生到了四十多岁才结婚,妻子比他小了足足二十岁。大女儿阿姣是他四十五岁那一年才出生。人生总有缺憾的事情。正录先生说,相对于瞬息万变的尘世,他的那些苦难都算不了什么。

火苗闪耀着,映亮着正录先生布满皱纹的脸。这是一张历经沧桑坚毅的脸庞。那些深深的皱纹,是刻刀把岁月的苦乐刻画在脸上的印痕。这一夜,我们谈得饶有趣味,也聊得十分开心。我们谈了布努瑶的文化史,谈到了我们老祖“蓝罗蒙韦”四姓人在都安下劫宰杀母猪祭拜“岩鼎岩塔”(布努瑶语,堆砌起来的大石头),之后分道扬镳的故事;我们还谈到了蓝茶田氏历史。蓝茶田五代以来,从哪一代到哪一代,哪一代有什么样的人物,正录先生都如数家珍般地向我娓娓道来。激动的时候,他还给我吟唱起了《密洛陀古歌》片段,跳起激情的铜鼓舞。

鸡叫三遍的时候,塘里的火苗才极不情愿地熄灭。

次日早晨,我和正录走出木楼。我仔细观察着这个地方。这处小小的深山瑶寨,被一丛丛郁郁葱葱的密林遮掩着。村庄东边的山顶上,一株高大青翠的柏木挺拔而立。柏木是世代布努瑶人用来制作弓弩的树种,能散发出一种奇特的香味,而且越老越香,有“一家藏老柏,村寨全飘香”的说法。柏木的枝条,一年四季都保持着绿色的姿态。落叶更替,树木常青。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站在我身边的正录,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人物。他像是一棵神树,是一株历经风雨吹刮坚韧挺拔散发出无限魅力的翠柏。翠柏扎根石缝,汲取山石的灵气,化为扑鼻的清香留给人间。我想,柏树的那些枝丫和翠叶,应该是一条条长鞭,是一面面旗帜,它永远激励着后人:只要生命不息,就要为民族的幸福事业奋斗不止!

正录先生真是一个有心的人。在我离开弄味之际,他用编织袋子装了半袋泥土,装进了我车子的尾箱。车子启动了,正录语重心长地说,兄弟呀,你把祖地这泥土带到东家山乡去,来年开春的时候,种下一棵树吧……

我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作者简介:瑶鹰,原名蓝振林,瑶族,70后,广西巴马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7届高研班学员。)